

新中醫五種

謝利恒題



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

新中醫五種序

革命之名。肇自湯武。而最著于民國。自鼎革後。凡種族政治社會諸含舊圖新者。無不以革命二字。爲當今之急務。蓋人類有大同。政治有升降。民智有通塞。時地不同。潮流頓易。是皆有改革之趨勢。况醫學一業。藏府具生存之形。藥物本一定之用。使一失其真。則以訛傳訛。殺人反手。是烏可以不革。慨自神農作本草。岐黃傳靈素。扁鵲設問難。長沙著傷寒。或有方而無法。或有法而無方。其間荒渺難稽。疑信參半。下此叔和撰僞訣。思邈託龍方。以及金元明清諸大家。大都述而不作。泥古薄今。此醫學之所以日落下乘也。例如言疾病而附會五運六氣。言內藏而強釋包絡三焦。一方藥也。而動謂久服輕身延年。一脈管也。而強以寸關尺三部分配藏府。種種荒謬。余初讀其書。而卽懷疑。似然以性嗜

古不忍卒廢。故屢經黑暗階級而不稍却步。蓋將以有待也。厥後驗症較多。治理較明。復覽得楮彥適王勛臣張飛疇及晚近丁氏叢書。俱獨具手眼。先得我心。而益信吾見之不左。此醫學之所以有革命也。先是吾醫學脫稿而難其名。有謂此書性質非若守舊。可名維新。有謂此書論理據實。可名筆記。余口唯唯而心否否。終不自安也。忽吟咏推敲而得醫學革命四字。不禁拍案狂叫曰。此真吾醫學之真精神也。或疑其名近誇。難免世人詬病。是時余亦有難色。獨吾弟兆民力反衆議。並謂此書于舊醫學。雖非根本破壞。實帶有革命之彩色。大聲疾呼。正欲喚醒庸俗耳。若維新筆記云。何以力矯前人之弊。而深儆後人之盲從乎。此言實洽吾意。而革命之名乃定。然則種族政治社會之改造。吾雖不能列入黨傳。而革命醫學。實自我始也。雖然。此爲萌芽時代之革。而非完全美滿之革也。識者諒之。民國十九年四月四川瀘縣王仁叟自序

新中醫五種秦序

新中醫五種。民國十九年蜀南王仁叟先生著。翌歲舉以示余。並乞爲序。按是書力矯前人之弊。而倣後人之盲從。雖非根本破壞。而實含革命之色彩。故初名醫學革命。會西醫中先有醫學革命集刊印。遂易爲中醫革命以別之。先生曰。現今之世。中西醫戰益劇。欲持我國固有醫粹。非舉累朝積弊而刷新之。焉能長此適存。故吾書之作。譬之湯武革命。革辛受穢德之亂命。非革堯舜禹啓執中之順命也。善哉言乎。余更奚敢贊一辭。

顧革命之目的。在改革原有之不良。而使之完善。進言之。促其臻於新之境界。故革命者。所以致美致新之道。而新者革命之結果。總理之國民革命。在使天下大同。造成新中國新世界。其最近最顯者也。是書歷無數黑暗階級。由驗症

而治理而剏造新醫學。則實爲醫學之結晶。非指示革命之方略。與其名中醫革命。毋甯名新中醫之爲愈。矧新之歷程。率皆由革命生乎。乃舉以商先生。馳函報可。復易今名。並仍存其原序。以示創作之苦心。

雖然。世界之進化無量。卽新之境界無限。在今日視爲新者。安知他日不視爲舊。凡事物之進步。必由舊而半新舊而新。至新矣。倏又爲舊。復由舊而半新舊而新。無在非一正一反一合之循環往復。是則新中醫之境界。正無時不需要革命精神以扶助之。先生之作。特發其凡耳。尤有說者。吾儕既從事中醫革命。卽當認定爲促進中醫而革命。時時以中醫爲前提。在中醫之本身上求其完善。庶幾愈顯中醫之眞精神。而立於永不傾覆之地位。今人迷於西洋爲新。竊取西醫之名詞。以實中醫書籍。釀成非驢非馬之混合物。不特結果無絲毫裨補。反使如治絲之益勞。以此言醫學革命。破壞而已。建設云何。然則先生之作。

不啻又樹一正鵠。闢一光明之途徑。噫亦盛已。

猶憶民十六年五月。余有新中醫社之組織。惟一工作。卽爲中醫學術革命。當時曾撰宣言萬餘言。雖屬一時氣盛。實亦骨鯁在喉。不得不吐。而卒爲人才經濟所限。不能實現。不謂越五載而得見先生之偉著。千里關山。心心相印。能不令人景慕。而先生倘亦許引爲知己乎。因拉雜書端。並促付梓。序云何哉。

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十日上海秦伯未

新中醫五種

秦序

中醫學革命醫王仁叟先生肖像



贊像

贊曰仁者仁民
屢生死人潛心
醫學去偽存真
胸臆恬淡而無
物鬚眉奕奕而
有神作萬家生
佛真有脚之陽
春

劉憲章拜題

例言

一本書以變革中醫歷來積弊。務求理與實符爲主旨。

一本書共五種。凡三冊。一氣化。二經脈。三症治。四病案。五藥性。其他內藏方義。多詳古籍。茲不贅。

一本書對於藥性病案諸篇。皆錄其可憑者。其餘無大關係之藥。及影响模糊之病。不敢自信者。姑存而不論。

一本書案中純係寫實。不分人我。不諱短炫長。或出自心裁。或拾人牙慧。皆著實錄出。不蒙假面而自居奇也。

一本書案中有同症異治。有同症同治。或設爲問答而多發明。或但寫事實而少論斷。其關係因一時興會不同。不作無病之呻吟故。

一本書案中分三因。傷寒雜病爲外因。虛勞內傷爲內因。外有不內外因。然有此類而可加以他類者。有他類而可列入此類者。取其一方面便是。讀者須知其可以分。不可以分。

一本書文字意思。概從自然流露。不事絲毫修飾勉強。或白話而兼文言。或有目而無綱。在作者偶有所得。便索筆直書。後雖欲逐類修改爲文。恐反失當時真意。不過少將前日片片碎金。略編次序。以便觀覽而已。筆墨則非所計。讀者諒之。

對於歷代名醫著作之平論

醫學源流。本神農黃帝岐伯雷公爲最著。故本草靈樞素問。卽儒門之六經也。然後人或以黃岐之經藉爲僞書。或又指神農之本草爲僞撰。蓋以古不以甲子紀年。秦始皇稱民爲黔首。且常山真定臨淄諸郡縣。爲古無今有。據此種種罅隙。不無啓人之滋疑也。雖然。作內經本草者。必秦漢間人。觀其筆墨駸駸與晚周諸子相上下。故文人多喜讀之。况所述醫理。或得之傳聞。或得之歷試。除去荒誕不經之語。而確實者亦復不少。扁鵲長沙。尙且宗之。後世之醫。漫無學識。何敢出其範圍。此衆口相傳。以至於今日也。扁鵲戰國時秦越人所著有八十一問難。多闡發內經之旨。至漢季長沙太守張機。號仲景。著傷寒雜病論。金匱玉函經。至此始有方有法。而醫學始臻完善。故後人目仲景爲醫中之聖。然後

世以傷寒雜病分編。或刪改原文。或附以己意。或加入三百九十七法。或撤去重集諸篇。更有自爲義例。以麻王桂枝青龍爲三大綱者。是皆各逞己見。考之古藉。未必確實無訛也。總之內難經無論真不真。傷寒無論全不全。除去荒誕錯誤之處。得其片語一方。亦足以治病。此真公論矣。晉有王叔和。述而不作。信而好古。爲傷寒序例。宋之林意成。無己輩。無不以叔和去古未遠。其功當亞於仲景。奈何高陽生假叔和之名。而成七言脈訣。豈知七言詩何有於晉時乎。叔和爲脈訣累疑之者衆也。高陽生誣之於前。方喻程又詆之於後。並以一切僞撰。皆自叔和始。而叔和之名。自此一落下乘也。雖有藐方喻兩家。獨具隻眼之柯琴出。然而一切皆尊仲景。圖叔和又未嘗不由方喻之作俑也。同時有葛洪肘後備急方。李唐有孫思邈千金方。千金翼方。更有王燾外台祕要。此四種皆羅列古方爲醫家類書。而仲景之學。於斯一變矣。至宋有王袞博濟方。無名氏

傳信適用方。急救仙方。皆有宋一代著名之書。而世之閱者少也。迄金元劉完素。專主瀉火。張子和專主攻破。李東垣專重脾胃。朱丹溪專主補陰。雖各執一說。不協大中之道。而補偏救弊。因時制宜。故其書皆著名。尚不失爲金元四大家之偉稱也。明以後王肯堂著正治準繩。江灌著名醫類案。薛立齋吳鶴臯著醫按醫統。以及李時珍著本草綱目。與廿七脈。張介賓著景岳全書。蓋有明一代。無大作手。稱名家者。皆循循矩規。其功僅與漢儒等。至於張石頑之張氏醫通。以百病多宜溫補。論本景岳。李士材之醫宗必讀。以血症盡入虛勞。說更平庸。趙養葵著醫貫大旨。合二張之法而行之。始終以六味八味丸爲主。更不足道也。明清之間。註素問靈樞者。以錢塘張隱庵高士宗爲最。注傷寒金匱者。以柯琴徐彰爲最。求其筆力之大。氣魄之雄。具有任道之器者。莫如喻加言。惜其逞才使氣。好創新論。純以心爲師。不求理與病符。而以溫病認爲少陰症誤矣。

後吳漢洛程郊倩均極尊喻氏。然嘉言治溫用姜附之溫。其弊顯。郊倩治溫用麥地之清潤。其弊隱。且加言認疫症在三焦。頗得當。惟用藥反常。郊倩治疫用麥地。未嘗不是。但不能治承氣大症耳。治疫全書當推吳又可之瘟疫論。又可。以疫爲天地之厲氣。非四時傷寒溫熱可比。初起治法不過清涼。入藏府不過瀉下。補養不過甘潤。意以爲傷寒始太陽。瘟疫始陽明。有太陽頭痛症。而無太陽邪氣。故不可汗。以內熱浮越於太陽經故也。其說理極是。堪爲治疫中之鼻祖。但不知瘟疫係溫疫。故治法純用清涼。而不能包寒疫一門。其所製達原飲一方。苦寒兼消導。用藥夾雜。兼食積者宜之。若云攻膜原之邪。恐非確論。蓋疫邪從口鼻而入。傳染最速。死亡亦最速。雖不必傳六經。而六經之治法。不外溫清兩途。如溫疫。則借用傷寒之苓連膏黃。如寒疫。則借用傷寒之椒姜桂附。推之普濟消毒聖散等。亦無不合者。乃又可書。轉爲傷寒正誤。與喻氏尙論篇同。

時行世。推其心。皆欲抹殺傷寒。而自爲溫病瘟疫也。但吳之意識才力。不及嘉言能牢籠一世耳。若周禹載分溫熱暑疫。王孟英集溫熱溼疫。不知溫熱暑溼。是一人病。而非老幼傳染之疫症。如以爲傳染之疫。則又少寒疫一層也。余意寒溫二疫。固是天然對子。但據現症。則溫疫極多。而寒疫極少耳。吳鞠通又本葉天士弟子顧景文溫邪上受。首先犯肺。送傳心包之十二字。而爲溫病條辨。更自製桑菊銀翹散之辛涼輕劑。及清宮增液一甲二甲三甲等方。清熱養陰。余意治陰虛不宜重下之溫病。或小傷風熱不宜大清之症。固無不可。若火傷陽明。旣傳府而不急下。純用清潤。鮮不引邪入藏而死者。乃章虛谷王孟英反樂取之。謂葉氏所論溫熱是外感。殆別有所見歟。葉天士壅乾人。生平不事著述。其徒華邵輩。托其名作臨症指南。觀傷寒六方。俱非傷寒大症。殆亦外感之傷寒歟。人謂自名有指南書。而世不知有傷寒。殆非眞出自葉之手眼也。厥後

徐靈胎亦疑編書者之過。英左所見大抵皆同。靈胎著作有六種。外有慎疾芻言。謂陰虛無發熱之理。又謂老人勿用熱藥。又謂內外十二因。無一因當用補藥。病去則虛者亦生。病留則實者亦死。故生平所深惡而痛絕者。惟溫補藥。其言雖能力矯當日之弊。自成一家。然而一偏矣。其時又有黃坤載以木火左升。金水右降。土居中央之交。是爲平人。病則水寒土溼。木鬱金滯。而成氣逆血滯。下寒上熱之症。百病不能出此範圍。立論高尙。頗能自圓其說。醒快絕倫。惜其用藥不出溫水燥土。升肝木。降肝金之套法。而又襲經方以桂支白芍雲苓白片均姜爲主藥。其言墮入理障。而非臨症老于醫者比也。又謂陽太盛而生病者。多緣生意不足。而生風燥之症。亦似傷寒寒火。雜病虛火實火。一切苦寒清下之法。俱是爲扶陽而設者。其實黃氏對於雜病之火炎。傷寒之土燥。亦明知清火以保金。奪土以救水。豈症宜辨。藥宜用。而扶陽抑陰之理。必當爭乎。不過

先入陽貴陰賤。陰易長而陽易消之言。故必牽病就理。以炫獨得之長。此其過也。近人陸九芝謂其終身不識陽明病。又豈公論哉。陳脩園者閩人也。作傷寒論金匱要略淺注。至三十六種文筆頗善。足稱大家。其返約之三字經。以時方爲標。經方爲本。眞仲景之功臣。惜其信古太深。辨理太詳。不脫仲景之窠臼耳。豈知善學仲景者。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爲。若方必傳自仲景。藥必出之神農。理必根于內經。則仲景未著之方。神農未嘗之藥。古人未辨之理。如今之生理學。藥物學。安得不本於古者。遂不可用于今耶。醫家之稍帶革命思想者。自南齊祈澄而後。惟清初王勳臣特具隻眼。黜內經經絡錯誤。仲景之方效論錯。集醫林而改張之。雖其間氣門水道之考據未必眞。補虛逐瘀之法未必善。而不拘古藉。力求試驗。啓今日解剖學生理學之先聲。亦醫門之豪傑也。至舒馳遠。雖不能特樹一幟。始終以喻爲主。而偏於溫補。然駁傷寒。正謬誤。言簡意該。有條